

最佳方法

什麼是摧毀一個人最快的方式？其實很簡單粗暴，手術刀、電鋸、手套、肉屑桶。

以及解剖檯。

我想你一定誤會了。這不是什麼犯罪電影，我也不是慣於分屍的連續殺人犯。這是我的必修課，更準確的說，是所有醫學生的必修課。解剖檯上一具具大體老師仰臥，等待我們剔除脂肪與結締組織，掀開一層層皮膚、肌肉，透視血管與神經，直到最深最深，我們無法真正意義上觸及的某一處。解剖課便是不斷的掏，拿出腦，拿出重甸甸的肺臟與心臟，拿出蜷曲的腸子與肥大的肝臟，泡進福馬林桶，原先飽滿的大體老師就這樣乾扁了下來。

認真想想這確實是件弔詭的事，學習救人以前，要先學習如何將人摧毀。然而卻又挑不出任何毛病，似乎也沒有人質疑過。你問我面對大體老師曾害怕過嗎？很多年前曾經有，那時我才國中，參加醫學營時進入大體實驗室，就這麼猝不及防的撞見剖了一半的大體。說「一半」是因為只有左半身的肌膚被掀開，皮膚下一大片裸露的肉色、乾燥的血管與神經毫無保留的暴露在空氣之中，但是右半邊依然是完好的，依然能辨別出大體老師生前的樣貌。毀壞與完整，如此迥異卻又詭異地相鄰。當時我只匆匆瞥向檯上那一半完好、一半缺損的「人」，便再也克制不住乾嘔出聲，最終連滾帶爬的逃出實驗室。

解剖課開始前我將這段往事告訴 K，然而他只回我：「沒關係，開始上課後你對被當掉的恐懼就會大於對大體老師的恐懼了。」K 說的話只有一半對，實際成為破壞者時，在遠方觀看的害怕便會消散，視野中只會剩下眼前小小的神經，或是血管，自然也不會意識到，用鈍剪一下下撐開的脂肪與組織，將會漸漸積累成多大的損耗。

解剖課先上理論正課，再進入實驗室動手操作。開學第一個月，我和 K 正課總是緊挨著坐，一如幾年前我們剛認識時。講堂內過冷的空調悶住初秋的熱，吹也吹不散。我在四面八方凝滯的汗味中昏昏欲睡，但 K 恍然不覺，在平板上奮筆疾書。有好幾個瞬間我想在他寫滿筆記的講義上亂畫一通，像小時候總喜歡將石頭扔向平靜無波的湖面，搖出層層疊疊的漣漪，然後再接再連丟出更多石頭，打碎一個又一個波紋。下課鐘響，前往實驗室。解剖實驗按照學號分組，我跟 K 被分在教室最遙遠的兩端，各自拆解組上的大體老師。最先解剖的是背部，我拿刀割向已經用奇異筆畫好的定位線，意外發現自己居然會發抖。

皮膚從中分開，切口有黃色的脂肪滲出，黏膩的福馬林味也隨之溢出。那是一種非常難形容的味道，遠離實驗室便會漸漸忘記那個氣味。然而一旦再次聞到，依然能非常清晰的辨認出來。我與組員一人站一邊，邊拉開皮膚邊拿刀刮除皮下脂肪。一坨坨脂肪被我們丟棄至肉屑桶，在日光燈下融化成雞湯般的液體。

從背部解剖到上肢，再到胸腔不過一個月多。K 與 K 的室友，有時會拉著我一起去圖書館讀書。雖然好像每天待在一起的時間拉長了，說的話卻越來越少。每日的課表規律早八晚五，理論上不太需要煩惱的，然而很長時間我一直耗費很大的力氣抵抗，也說不清在抵抗什麼，總是感到異常疲倦。可能是 K 說的吧，抵抗解剖被當掉的恐懼。但抵抗著抵抗著，最後能說出口的話也只剩下「跑台好難」、「你們那組有開出什麼構造」等不痛不癢的話語，像用刀背在肌膚上壓出痕跡，卻始終無法真正剖開。

開始解剖最困難的頭頸部時，我才驚覺已經冬天了。撥開臉頰肌肉，掀開頭骨，電鋸發出嗡嗡的聲響，轉動著繞頭骨一圈，我盡可能維持平整，卻仍不可避免的歪斜。試了好幾次才讓頭蓋骨掉落，露出被腦膜包裹，濕潤發亮的腦。

我將手指伸進腦與頭骨間的縫隙，腦好重，而且沒有想像中的一觸就碎。我想像自己大腦的重量，每次考完試就會將知識忘得一乾二淨，別人說過的話永遠都不記得。或許我的腦會輕很多吧。於是頭頸的構造名稱背了又忘，隔天再次看向前幾天開出的構造，還是無從辨認。切完頭蓋骨後我與組員鑿開眼眶，掏出其中一隻眼睛；剖半整個頭部，再敲斷枕骨與第一頸椎間的連結。我伸手按壓，感覺骨頭碎片刺到指腹，或許面目全非的不只大體老師，還有我，也可能還有 K。越來越少正面遇見 K，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他上課坐到最前方幾排，與白板貼的那樣近，一個我永遠都不會、也不敢選擇的位置。我遠遠看著他的後腦勺，以及下課鐘響時趴下睡去的背影。有時我也懷疑，是不是 K 太過了解我，才這麼清楚如何不著痕跡離我越來越遠。

我跟 K 還是會傳訊息，只是回覆的間隔越來越長。從早晚的時差跨到隔日，最終變成兩三天的輪迴。很多時候當 K 傳來訊息，我已經忘記幾天前到底跟他說了些什麼。日子是那樣模糊又相似，反覆的摧毀、找尋，到最後好像也找不出值得分享的事了。也曾想過快點回訊息，然而像是無形中有什麼被「啪」一聲剪斷了，可能是某條不起眼的神經，抑或是血管，突然就失去回覆的慾望。但就這麼中止對話又顯得突兀，只好不上不下的擱著，一如我在實驗室的位置，解剖台前站滿了人，塞不下我，在一旁袖手旁觀也十分奇怪，只能

假裝忙碌。我拉著朋友在各組大體老師之間逡巡，一抬頭便不小心和四處走動的 K 對到眼。

發現我們還是如過往的有默契，連別開眼的速度都相差無幾。我們對視的時間太短，那眼神像驟然飛過來的某種昆蟲，還沒看清楚又悄聲無息地飛走了。我想起那隻被我從大體老師眼眶中掏出的眼睛，雖然福馬林有防腐的作用，那眼睛卻依然在液體中逐漸疲軟、裂解。每次從桶內拿出來都會有一些細微的構造消失。我撐開大體老師眼睛的眼皮，這也是我第一次能如此坦然的直視一雙，啊不對，一隻眼睛。我從那略為混濁眼睛中翻出一些看不太懂的情緒。照理說人過世後應該不會有情緒的，人的眼睛是怎麼產生情緒的呢？我無從分辨，就像我從來都看不清 K 眼底中有什麼。

段考結束後我們一起吃過一頓飯。那時剛從實驗室出來，我總有身上仍殘留福馬林味道的錯覺。用了許多肥皂也洗不掉，濃厚的氣味滲進我的領口，固執的卡在纖維中、指縫中、髮根中。我想像那些氣味分子牢牢的停留在我身上，也停留在 K 身上。這似乎是我們僅存相似的地方了。我跟 K 沉默的面對面坐，我應該有試著說些什麼的，但話離開嘴邊就變成抱怨。他終於放下手機直視我的雙眼：「沒事啦，你不可能撐不過去的。」

我張了張嘴，語言卡在咽喉，上不來。是哪條肌肉在作祟？不知道，考完就忘記了。有些不記得這頓飯局是怎麼結束的，只依稀記得 K 最後問我：「吃完飯你有要去哪裡嗎？」

我聽見自己用一個陌生的聲音說：「回去讀書吧，下禮拜還有考試。」真奇怪，這分明就不是我會說出口的話。K 似乎也有些意外，但終究只是沉靜的點頭。坐 K 機車回去的路上，風把 K 身上餐廳的油煙味、下午的福馬林氣味一股腦兒吹到我身上，然而吹著吹著那味道還是會散。我想起開學最初還在解剖背部的時候，等紅綠燈時，我惡作劇似地輕輕搔刮 K 的脊背，說這邊是斜方肌，那邊是豎脊肌。怕癢的 K 笑著尖叫，反手要來抓我。綠燈亮起，我們還沒啟動，被後方的汽車喇叭不耐的催促，嘹亮的笑聲摔落一地。

學期末進入到下肢，有一堂課要將整條腿鋸下。如今的大體老師早已不成人樣，掀開的皮膚縮水發皺，裸露的神經血管乾燥斷裂，面部被我們用白布蓋上，卻依稀能看見正中被切開的痕跡。我拿起手動鋸，踩上高腳椅。腿其實很難鋸，要從表皮一路摧枯拉朽到深處的腿骨，我咬著牙一吋一吋施力，半脫落的皮膚在鋸子下來回移動，覺得此刻自己看起來一定異常癲狂。汗水從毛孔滲出，手好痠，但這是必須經歷的一堂課。我的手臂肌肉很快就沒力了，不敢去想像大體老師現在可能多痛。可能是因為施力過度，我的眼睛好像迸出了淚

水。其他組的朋友走過來調侃我看上去十分暴力，K可能也在很遠的地方凝視著這邊吧？我的手幾乎抬不起來，卻依然機械的操作著鋸子。原來主動割捨竟然那麼困難、那麼掙扎、那麼疼痛嗎？割了好久好久，斷不了的地方就用鑿子狠狠地敲，大體老師的腿終於從軀體上脫落，原本戴的矽膠手套也在虎口處被磨破，福馬林混合著黃色脂肪浸泡我整雙手。我搓洗發白而皺的指尖，有氣味深深卡在我的皮膚紋理間，儘管不是很想面對，卻不得不意識到，某方面來說那代表肉體死亡的氣味，再也無法恢復如初的氣味。

最後一堂課，我們在解剖檯圍成一圈，進行最後的默禱。低頭，閉眼，那一分鐘我想了很多，卻好像什麼都沒想。課後我們花了整整三天才將大體老師成功縫合，然而那皺縮的皮膚、鋸開的胸骨、斷裂的眼眶、卸下的腿卻怎麼都縫不回去。歷經好幾個月，被漸次移入肉屑桶的脂肪碎片與組織再也無法歸位。與K的對話框也不斷下沉，要花很長時間才能找到。離開實驗室，我將沾滿污漬的實驗衣丟進垃圾桶，來不及和K說再見。縫合結束之後是火化儀式，那些沒辦法恢復原狀的，就讓它們安靜的燒。遠離一個人的方法、摧毀一段關係的方法，其實也比想像中簡單。走到機車棚時我不自覺地停了一瞬，現在我也有自己的車了，不再需要依賴別人，可以獨自前往過去曾以為難以抵達的地方。彷彿看見K也從入口走來，但我還是發動了引擎，駛入燦爛到幾乎融化的光裡。